



做一个好人来治愈千疮百孔

实习生 罗宜淳

陈年君不相信好人有好报了。

2020年6月,妻子淋巴瘤复发,还没缓过劲来,同年9月,陈年君咳嗽带血,去医院做了CT,确诊肺癌中晚期。

他一直有着朴素的善乐观,认为好人有好报。女儿陈清说,父亲以前得过支气管炎,她希望爸爸可以去医院看病,他说:你爹这辈子没有干过一件坏事,这种病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。

但病魔渐渐改变了他的想法。去年3月,陈年君的肿瘤脑转移,因大脑放疗过多,导致了认知障碍,通俗来讲,就是老年痴呆,大小便不能自理,爸爸睡觉可能会从床上摔下来,偶尔会大喊大叫,要冲出门锻炼。陈清回忆,因为治病吃药,药物的副作用让父亲的血小板狂跌,人肿得我都不认识,手脚和下肢都溃烂。

因为陈清需要上班,母亲也是病人,没办法再居家照顾父亲,她把父亲送进了专业的护理院。2022年3月底,上海开始封控,家属被禁止去护理院探望患者,由于意识混乱,陈年君一直和护工念叨,老婆孩子都不管我了,把我一扔就再也不来看我了。

陈清被隔离在家,不能陪在父亲身旁,她近乎心碎,视频聊天时,父亲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清醒时,对女儿说得最多的是,你多照顾你妈,当心点,家里还有米吗,不要过来看我,我一切都很好。她看到父亲在流泪。

那个像山一样高的父亲轰然倒塌了。陈清形容,一个特别坚强,无畏的人,变得只有我可以拉住他。病情严重后,父亲手部的皮肤经常溃烂,出现大块紫红的淤斑和脓血,他会像个小孩一样叫痛,说,女儿你救救我,你不要放弃我。他让女儿多问医生治疗方案,那种感觉就好像他掉在水里,我放手了,他就要沉下去了。

这个阶段,我觉得我快要拉不住他了。陈清的声音有点哽咽,肺癌是一直需要靶向药治疗的,当听到上海要开始管控,她在网上下单了药品,但快递已经没有办



小区志愿者的合照。

受访者供图

法派送,药只能坚持到4月20日,我当时感觉路断了。陈清害怕,上一次的见面就是永别。

在她印象里,父亲是一个铁血硬汉,能吃苦,能承受,教育子女很严肃,总是板起脸来不苟言笑,生活能力很强,包揽了家里的所有家务和家电维修,但父亲似乎又是自卑的,因为年轻时只是钢铁厂的普通工人,收入并不高。

别人眼里,父亲是个好人。他会帮11楼子女都在国外的老头老太买菜,会把家里90多岁的老人抱到院子里晒晒太阳,会

给装修师傅送西瓜吃,会在菜市场去抓他撞见的小偷。在肺癌化疗的病房里,隔壁病床的奶奶出去做检查了,他会把奶奶的盒饭放进自己的被窝里,因为这样饭就不会冷了。

陈清一开始并不理解父亲,对她来说,这是在管闲事,是无意义的事。

40岁的陈清在父母得病以前,是个家里油瓶倒了都不会去扶的人,是感冒发烧了和父母一起去医院时在一旁发呆的独生子女。但相隔两个月父母相继确诊癌症,她翻遍了所有肺癌和淋巴瘤相关的诊

疗指南,一个人去医院和医生对接治疗方案,陪父母做手术、化疗。

由于父母的病,陈清有急性焦虑症,平常需要药物控制症状,否则会出现心悸、心慌、盗汗、呼吸不畅的情况,隔离在家的这几天,她脑子里全是父亲的病和拿不到的靶向药,她想做点什么来转移自己的注意,刚好居委会需要志愿者协助,她觉得志愿者可以走出家门,不用24小时待在家里了,她报名了。

居委会需要负责5栋每栋700人的老旧小区房楼,而她负责统计这一楼里居

中青报 中青报记者 张均斌

上海建欣苑居委会8个工作人员,4个人感染了,整个居委会被隔离了。

居委会没有停摆,转入线上工作。很多时候,他们一边干着急,一边被居民互助自救的故事感动。

一位居民愿意无偿献血,但离小区最近的上海市浦东医院临时转型为定点医院,暂停了其他医疗服务。被隔离的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杜小燕好不容易联系上了近40公里外的上海杨惠医院可以收治,但镇防控办要求有人陪同,保证患者透析完后回到小区。

一名近70岁的居民自告奋勇。

后来,杜小燕才知道,急救车到医院后,陪护者只能在门外等待,外面商铺都关了门,那位老人无处可去,就在门口等了5个多小时,回来没说过去一句抱怨的话。

这位70岁的老人默默地做了一天志愿者,至今小区也没有几个人说得上老人的名字。

这样的志愿者在小区很多。

(一)

做志愿者难,黎青不止一次想放弃了。

4月9日,他帮小区居民团购了一波生活物资,晚上发时却出现了抢购,他在现场清点、回答居民的各种问题,忙得脚不沾地。物资分发完后,账单也对不上了,少了近900元。

还有人说不好听的话:你会不会做呀,不会下去好啦,现在才来,说话不算话的,饿死了你负责啊。

谁做谁难。他感慨。

黎青清楚,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,大家压力都很大,生活也不容易,但他还是希望,大家互相能多一些理解。

黎青所住的建欣苑小区,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,2011年,上海市最大的市属保障房基地,乐居大居,就规划建设在镇上。目前,建欣苑共有居民1237户,大部分是从市区搬过来的动迁户,以老年人为主。

志愿者周小堂记得,建欣苑刚刚封闭时的混乱大多是由缺少物资引起的。小区一开始组织过团购,但分量有限,无法满足居民需求,一些流动摊贩就拉着打包好的蔬菜套餐,到小区门口贩卖,居民大量涌向门口,隔着铁栏杆问。

蔬菜套餐,品质和种类都不尽如人意,一份78元的套餐只包括两根茼蒿、一个大蒜、一根胡萝卜、一小把小青菜和6个鸡蛋,绿叶菜还大多蔫了。周小堂说,平时这些菜顶多30多元,现在贵了一倍。有人试图还价,老板态度强硬,现在就这个价,后面估计还要涨。

摊贩根本不愁卖,一面包车的蔬菜两三个小时就能销售一空,居民虽然意见很大,但也要满足胃的需求。一些拒绝购买的居民会向居委会、物业反映,希望他们能有解决办法,一些居民甚至下楼开始以物易物,造成管理困难、感染风险增加。

后来,社区联系上了附近的大润发南汇店,镇上安排了车辆进行配送,情况才稍有好转,周小堂也是这时候加入团购志愿者队伍的。

他本来只帮忙统计自己所在楼栋的团购信息,但居委会工作人员很快发现这个年

轻人设计的统计表清晰,需求表达明确,就请他当了小区的团长。有人调侃,上海团长是最近上海最炙手可热的人,很多人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团长。

这段时间,周小堂的手机从早响到晚。居民求购物资、询问价格、退换货等都会在微信群里艾特他,有时他来不及回复,电话就会响起。时间久了,他看到手机屏幕亮起或是听到振动声,不自觉地手就会颤一下。

他几乎每天都忙到凌晨才休息,平时做设计工作的他熬夜是常态,第二天能睡个好觉,可现在不行,1000多户居民的盘中餐,需求随时会出现,他只能在睡觉时有意识的把手机放远一些。

刚开始,各楼栋统计需求的形式各异,文字、图片、单条消息等都往群里发,周小堂汇总时只能从聊天记录里翻找,有的老人把需要的物资写在纸上拍照给他,却只拍了纸张的一半,有的不停更改自己的需求,一份物资来回更改数遍,小区里的一些年轻人看他实在忙不过来,就主动加入帮他一起分担。

27岁的凡闻记得,团菜第一天时,他眼睛几乎没离开过电脑,信息不停地跳出来,他来回记录、信息并核实,还要回复居民的一些问题,后来,他女朋友也加入帮他。

志愿者就是这样,一个拖一个进入的。志愿者有时候会漏掉消息,结果忘了记录,发放物资时没领到菜的居民、想退换货的居民、嫌价格贵的居民就会三三三两两把他们围起来,谩骂的有,甩账单的不,挑拣菜的也有。脑袋嗡嗡的,根本听不清具体的内容,凡闻说,那种情况下,解释是没用的,他们只能不断道歉,有的志愿者直接就哭了。

69岁的张淑迎这段时间担任建欣苑西区的临时党支部书记。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被隔离后,建欣苑以小区为单位成立了临时党支部,居民任支部书记,负责小区内各项事务的统筹与协调。

她遇到志愿者被围攻的情况时会上去帮忙解围,可也会承受不少冷嘲热讽,你们年纪这么大的应该下来,你们为什么不不管我们,我们家里没菜了,没米了,气得这位老人直跺脚。

气归气,第二天志愿者又冒出来了,该干啥干啥,很多事情也慢慢开始理顺。

(二)

23岁的邓日美有时不理解:志愿者本身也是居民,我们应该是同一条战线的,可是有些人把各种压力直接发到了我们身上。她和男朋友张亚良一起在上海迪士尼度假村工作,他们都爱热闹,见到人总是笑,平时,有的游客也会把情绪发泄后在他们身上,他们处理经验丰富。做志愿者后,看到小伙伴受委屈,他们总是安慰的那一方。

初期的混乱后,志愿者们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工作。比如,为了减轻统计压力,周小堂设计了统一的表格,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迭代更新,目前已更新了6个版本。为

满足了居民的不同需求,周小堂还试着联系大润发看看能否提供更多商品。

大润发店长王志魁一开始是拒绝的。大润发南汇店全店卖场面积在9000平方米左右,加上仓库、办公区域和停车场,总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。正常情况下,南汇店有近260名员工维持经营,那几天,因为疫情和封控的缘故,只有80多个人在岗。

浦东封控后,南汇店就成了惠南镇的重点保障单位,主要是配合当地政府部门,为居民提供蔬菜、水果、肉品在内的生活物资套餐。

当地很多小区被封控了,我们主要对接的就是社区居委的集中订单,他们在我们这里统一采购米面油、肉蛋奶和蔬菜,然后派志愿者来提货,居委再安排人到户分发。王志魁说,最高峰时,大润发留守员工一天要承担5000份保障物资的供应,人手特别紧张。选择供应套餐是因为能统一进货、流水线挑拣,增加个性化采购就会成倍增加工作量。

周小堂向他承诺,清点商品、核对账单等工作由小区志愿者来完成,来大润发取货时志愿者也跟车,这样大量的核验工作就能前置,解放大润发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工作。

沟通几次后,在蔬菜、肉类套餐之外,超市给了他一个商品清单,包括牛奶、牙膏、米面粮油食品等,周小堂挑选了69个商品,然后把商品编号,用编号代替具体商品进行统计。

社区治理是大难题,居民构成复杂的动迁安置小区更是如此。物资渐渐丰富后,有的居民开始挑拣商品,退货行为也慢慢发生了,常温保存的商品还好说,但一些冷冻食品退换货就会有风险,大润发一度不愿意供应套餐之外的商品,这给周小堂的工作带来很大困扰。

出现过钱物对不上的情况后,周小堂改进了收款方式,从到货收款变成了下单收款,也和志愿者一起重新搭配团购礼包,比如宝宝套餐、家清日用套餐等,尽量减少问题的发生。

在互助与自救中,建欣苑的物资问题逐渐得到了缓解。

(三)

老人是小区的重点保障对象。

上海是中国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。公开信息显示,2020年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533.49万人,占总人口的36.1%。这其中,独居老年人数量达到了30.52万,孤老人数为2.26万人。

建欣苑没有小区内精确的老年人口数据,2020年11月26日,小区才成立居委会,后来因为疫情原因,迄今还挂着筹字,没正式翻牌,是个准居委。工作人员给出的数据是目前在35%左右,但居民的直观感受是:这个社区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。

张淑迎告诉中青报、中青报记者,她们小区的居民大多是去年年底才搬进来的,彼此并不熟悉,她在接手相关工作后,就请各栋楼确定楼组长,然后统计每栋楼的孤老和独居老人情况。她知道,老人需要被特殊关注。

大部分老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不熟练,有些甚至连拍照等基础功能都不会,但无论核酸检测还是社区团购,都需要手机。年轻的志愿者会把使用教程视频发到微信群,可收效甚微,最后只能反复上手把手教。

新冠病毒易感人群中,最脆弱的是老年人。小区的消杀由物业负责,为了避免交叉感染,除了封控楼栋统一由物业消杀外,其他楼栋都是由居民组成消杀队,居委会发放消毒壶和消毒药片进行,楼组长会特别嘱咐在老人门前多喷一些消毒剂。

杜小燕知道,疫情下医疗资源紧张,守护老人健康要把很多工作做在前面。她请楼组长每次分发抗原试剂盒时要统计楼里居民的身体情况,像要提前产检的、血透的、腹透的、糖尿病患者等都要清楚掌握,我们再去找药找医院。

在惠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的帮助下,建欣苑免费为居民提供一周两次的配药服务。志愿者们先帮忙统计需求,隔离在



4月11日,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建欣苑小区,一位居民到小区门口取药。中青报 中青报记者 李强/摄

民的核酸以及物资问题。她观察到,一开始做核酸时,大家拥挤着下楼,几百人都使用3个电梯,如果没有及时消杀,很容易交叉感染,她向居委会提出建议,希望可以改进。

她遇到一户里面12个人合租的人家,是一群由辽宁来的三四十岁的工人,在帮银行做装修,因为疫情被封在出租屋里。她从门口往里望,空间不大,木架子做的上下床上有简单的铺盖,没有冰箱。他们不太清楚抢菜软件的操作流程,社区团购的价格太高,他们犹豫着没有下单。

12个人,一起买了70斤米,除此之外,一无所有。一开始,陈清想分点自己的物资给他们,但始终不是长远之计。

陈清开始帮他们想办法,在网上搜便宜的团购,为了成团,陈清又到到处加群拉人,终于成功下单,物资足以坚持14天。但东西送达之前,他们还是只能靠大米度日。陈清作为志愿者出面,和居委会主任软磨硬泡,说明情况,楼里有3户没人居住,可以把多出的物资分给那12人的出租屋。

她对那些内向而不愿意向居委会开口的工人说,我们上海人眼皮都挺厚的,你们也要眼皮厚一点啊,如果有人对你们说难听话,咱们不要往心里搁,先把物资给拿到了。

凌晨1点,12个人拿到3份物资,里面有3整只酱鸭。工人一直向她道谢,以后家里有需要搬东西的,千万记得找我们,大伙儿都能干。

封控以来,陈清从来没有感到那么开心过,那一瞬间,陈清突然能够理解父亲了,那为什么一直选择做一个好人。那天晚上她在被窝里哭,爸爸做善事的时候,一定是这么开心的。

上海天气渐渐炎热,他们没有冰箱,有什么需要保存的,陈清让他们放在她的冰箱里。他们也很好,前几天还给了我一瓶团购的酱油。说到这里,陈清轻轻地笑了。

整栋楼单身独居的人很多,有人主动把自己吃不完的物资分享给那些装修工人,有人带头后,氛围越来越好,在楼栋

微信互助群中,女孩的卫生纸没有了,陈清主动分享自己的卫生纸。我想尽我所能,保护好这一栋楼。陈清说。

在小区里,有一位理发师坚持做义工,一直免费帮小区的老年人理发,上海疫情严重时,他家团了10斤的葱姜蒜,他在互助群里公告,如果有缺葱姜蒜的,可以找他;还有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小伙子,公司给他寄了20斤挂面,他也直接群里说,有需要的可以问他拿。

当时物资还紧缺,购买渠道不畅,这是很了不起的,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能以后够不够。陈清说,相比于负面的,我更愿意看到这些闪光的人和事。

陈清自身也面临着断药的困难,精神科的药物本就难买,尤其在封控期间,她加入了别人推荐她的一个微信互助群,在群中,志愿者建立了焦虑症求助的一个小群,帮陈清找到了线上心理医生的帮助下,在他们的帮助下,陈清通过互联网医院配到了自己的药。

同时,她也在不断尝试和顺丰派送点沟通,说明了父亲药物的紧急性,负责人了解情况后,积极跟进,把积压的快递翻出来。陈清又找到一位有通行证的快递小哥,小哥听说情况后,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药送到了陈清手上,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。

但疫情带来的影响依然让人心痛。癌症病人的群里,大部分都是陈清认识了两年多的患者,能一直坚持到今天,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和财力。况且,能够寻得一个治疗方案本身就非常幸运了,但疫情把很多人的药物切断,治疗没办法持续,家属心急如焚。

各类的救助群在涌现,癌症病人去医院需要交通工具,地铁公交停了,救护车资源紧缺,这时,救助群里有通行证的车主站出来,帮助这些患者,把他们载去医院。

网络上有一个词叫摆烂,还有躺平,虽然待在家里肯定更安全,但我还是更愿意去努力做一点事,小小的好事。陈清说。

陈清依然经常和父亲视频,她自称是爸爸的主治医生,并和护理院里的医生及时沟通,帮爸爸试了另一种靶向药,肿瘤从5公分变成了3公分,父亲的意识也清醒了很多。陈清一下子轻松了,状态也慢慢好了起来。她期望,爸爸可以坚持到疫情结束,她可以把他从护理院接回家,和他一起回忆他这一生做过的善事,并分享自己的故事,告诉他,这个世界,还是好人多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陈年君、陈清为化名)

她们在做什么。

我们也是居民,我们在为谁做?为自己,也是为了大家。她说。

(五)

居民表达感谢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,张亚良收钱时,有的老人会给他现金,不用找,你们这么辛苦,也应该拿一些,有的人还特意要求拍张合影,要发朋友圈表扬他们。一位老人对邓日美说,有你们真好,这是这段日子她觉得最温暖的话。

张亚良是位楼组长,负责给楼里的居民送菜,每次都能收到很多谢谢。他对16楼的一位老人印象很深。老人的家人都住在市区,因为疫情原因她单独隔离在小区,房子还没装修,只铺了一层地板,屋里几乎没有家具,一张床,一张桌子,几把椅子,一台破旧的单开门冰箱,老人不会团购,微信消息也很少回。张亚良第一次上门收集需求时,她家只剩下一根白萝卜和几瓶酸奶,临走前,老人一定要把两瓶酸奶给他。

有时候小小的吐槽和抱怨,情绪就会得到宣泄。志愿者的小群常常变成夸夸群,夸对方身材瘦、脾气好,自己很羡慕云云,也有人发出家里的萌宠照片,希望治愈一下大家,搞笑是必备技能,一个成功的段子能让大家乐一晚上。

周小堂说,这段时间,志愿者们都感同身受,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志愿者,大家的付出都是善意,如果这些善意能够得到珍惜,那么,做志愿者就有意义了。

原本陌生的面孔因为疫情下的守望相助而熟悉了起来,在潘诗妍的描述中,群里的花花是个很自信、阳光的女孩子,她在群里不停回复居民的问题,即使问题有些无理取闹,她还是很耐心,30号楼的男孩子是位数学老师,他很热爱生活,很热心,平时会约邻居一起散步,知道有人想吃可乐,会热情地分享。

他们都在期待解封。潘诗妍计划好了出游的行程,周小堂想回老家看看父母,他很想念他们。

截至4月16日,上海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已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超30万例,上海已经封闭式管理半个月以上。

临时党支部书记张淑迎看完杜小燕录制的视频后很感动,80后杜小燕在视频中说:我相信,阳只是过程,阴才是终点,我期待与你们共同奋战,但我也希望我能走出隔离点,战斗已无需存在。



做完核酸后,志愿者的一张合影。受访者供图